



博望山人稿卷之九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序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代

萬曆戊午冬十月復有武較之役畿南六郡材官
良家子集於龍山之下屬御史臺田公新持斧至
公念疆場多事急需異才以襄時艱與秉憲張公
相期約授其意於提調胡郡伯上下殫精奉功令
加毖躬按其騎射已策其方略謂兵家有李法與



博學山人稿 卷之九
李官同令某等得程之而嚴拔其中窳者以呈公
偕秉憲更竭目力甲乙焉取如額是役也防之嚴
遴之精而其竣也禮之又加重讌享優渥幾與交
試等一時觀聽者無不踴躍歡呼以爲桓桓濟濟
熊羆咸入彀也某濫竽較試宐有醮言顧念邇者
南國秋闈舉士方自媿瞋目參衡復不離鉛槧而
語韜鈴其又何當猥以五材有兵因於五地士則
因地爲材矣惟昔之偏帝表江以東可數也偏用
其地則地之材亦若僅足於偏地之用而其掃蕩

廓清之氣疑闕疑開者千餘年我 皇祖起寔用
爲載毫云卽論橫草功不必此中士要以天戈首
造迅捷風霆已卽江表而全用之蓋不伍其人而
伍其神則神直冠軍於區宇矣畿南士何可易也
乃束馬懸鋒餘二百年亦復浸淫六朝靡玩某每
以于役表裏大江間所在都肆半如清人而諸文
墨遊閒有顏黃門梁太清膚脆骨柔之歎則愾以
爲士之氣有用之而逸者邪畿南士何輒自易也
亦曰國靈世暢聖運纘熙生當此中鉅麗豐饒不

習金革卽有蹶張安見錐末故逸用之便乃者邊
事亟天下尺籍非乏上獨赫然徵金陵陸戍三千
超距而出毋亦軫都人狃承平久直此以傳動耳
目邪動則赤白戒心風雲生色謂是逸處豐饒鉅
麗而不辦爲虎旅龍驤終不可爲士概倘上之人
仍謂攘臂孫吳不如遊閒文墨卽其所額不勝所
薄則有才不見亦不可爲士概惟是之日超格而
蒐簡精而登樽俎雍容初終明備求之則已綦重
而縱觀若所爲盤馬洞札灑蚩尤繇余於尺幅之

間亦遂無所不見則謂挾是而上司馬表和門具
足乎唯唯否否司馬行則用命奏賞於祖倚待愈
重表見空奢必非劍撫匹夫叱廢千人較一隊之
事有之亦僅用於偏地者耳必祝諸士還用國家
之全則請卽 皇祖所伍之神進而譚神武夫血
脉骨色神怒則無改忤合冥明神行則無跡何者
精氣積而歿運微也故一人而呼吸百萬一隅而
撻張九地有不變則如俛首如匿爪有驟變則如
環無端如響應聲急而爭爲擲弩爲通雲正而壓

爲五嶽楛爲千鈞卵駭轟嘈嚇嚇咤彭聶不可當
禦夫孰測全神之所屆紀傳中亡遠舉諸士里近
禹湖間過諸元勳析馬鳧鍾緬想 高皇自彭蠡
旋旆推閩魏鄂二公當戶悉之中山收吳越定中
原平齊魯關陝旗鼓蠶行不聞逆有殺戮開平從
渡江以橫高麗土蕃沙漠交趾功居十九其所摧
陷尚以輕身爭能爲誠師武而神古今邈矣茲卽
不得高自引喻獨是人人咸具一神鍊之皆可作
武蓋鍊術之戒二曰怯賊氣貪鑠精破怯惟膽膽

無畏則神決破貪惟廉廉無欲則神壯古人車不
軾廢餐不七失弱膽可強斯無難不赴霍嫖姚惟
問匈奴不問治第如其廉雖逾絕塞非天幸也士
脫不鍊此人謂處鉅麗豐饒率貪怯少骨神氣全
靡其將以江表爲口實歟何武之爲也定不其然
某復覩此中皖江東下繞鍾阜背三天子嶂雄起
支夾西行六郡縕結盤沍入國朝來歲年滋深產
奇偉豎勲萬里卽維時全盛魏鄂無功然勘亂持
平代有事業矣兼今天象太白鋒芒掃角亢以流

變占白彗竟天斬強是主諸士行其盡東西朔南
經營而底定之俾 皇祖全用之地神武餘烈稱
爲後勁世世以畿南雄而因子某某等以一日之
知厚幸

河南武舉鄉試錄序

丁卯科

有志之士皆欲建功立名其號能成事須從求實
用始國家設科比文武士文止據帖括卽粹無實
可覆至武則挽強命鵠騎步遶程已乃發策籌當
世論著古兵家心其取制空無不實然其意中經
營者升司馬積資至盡護總統特進而極其下者
亦三積科出爲撫鎮祇候督試問所挾無論登壇
定策第言此三日比事卽此三日亦姑舍籌當世
論著兵心如何畢合第與言騎步有揚鞭影真如

對大敵左右馳射無假款段乞憐鼓吏乎有注的
如注寇擬眉擬額善息小亡二五無參天祝空而
流集乎夫論遇則幾人登壇論實則三日儘足畢
事唐太宗身經百戰事平講武亦但令李靖教兵
法自教射便殿無他奇爾士立志不同即難貌定
若不喜花法而求實事將自此日以往何不用焉
夫爾士故生長魏地也春秋時魏以武卒奮與齊
技秦銳爭雄班孟堅詆之謂魏地廣稅薄今但較
衣三屬甲操十二石弩負矢置戈其上贏糧日趨

百里魏之實練何如哉管子言兵歷數論工制器
服習機數無一不遍後之作兵者雖細如弓刀而
其辨環濶擊摩三均九和蜀江漢水清流越砥無
不窮其性得其情而易患之士至以赤足踏蒺藜
文人如虞仲翔著作盡質孔北海乃能持兵步躡
孫郎馬日三百里古之烈士練真實習性類如此
余觀爾士鄉天峻地絡北漳滏南汝宛盟諸嶠函
漚鎮東西信古大都鉅勝為四戰地其人知兵自
尉繚信陵公子以來稱兵法祖虛實之數豈不習

聞之而乃以此重相咨盡蓋有見於今天下喜手中花法喜紙上爛譜無紳弁一耳當步試日直指鮑公分命監東二路有二士焉發八矢皆中其一則右手勾弦向腋下左拇握處僅與胸齊矢出疾而平如衡其一則以身背的臨發特一轉卽舍射法皆奇絕史稱魏武將戰如不欲戰看此士神情皆射如不欲射以此言善息小亡二五何嘗無人使人盡如此擬實卽人可功名也班孟堅以節制傲魏士其說詘矣

河南丁卯鄉試齒錄序

嶽瀆演而青雲浮祖開人文業傳經國自三代來莫之與隆今世所爲排比言空若小道也則曰利投人而已奚其顛門爲蓋嚮利者見有得遂有讓則楊子習非之勝是也余來督較意怵然審其是者爲正是將遷焉而又意陸士衡爲物屢遷非道也一定以透旨認理四字盡之已諸生不逆也逾三年爲丁卯遷之利鈍於是乎見女其試之然工一葉而費許時寧遂謂巧力可必爭哉當棘將撤

時 先皇帝鼎湖龍升 新聖人御極天於是乎
重一開焉夫開於子天官書七政璇璣夜半建者
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也聖人開始子初出暘谷
燭顛蒼正自內衡連中衡而中州河濟地較居中
幅員近接畿甸夫開之氣首達之蓋是時諸士利
見大矣所見利大小利不祛而自化當試之日若
人人以口代聖賢旨理自任方不知何爲不讓而
又烏乎讓故是科所取文獨掩疇昔之未至而人
可擬纈門督而遷之者非爾力也故事錄成而序
齒夫齒正以教讓也以讓齒併讓文得失尚各居
半以讓齒爲不讓文其心沉其氣柔其遜鄉黨心
氣真其體聖賢旨理倍切荀卿謂禮恭而言方色
從而言致舍是而爭氣與辯則亦戈春黍錐殮壺
嚮利有得其與幾何夫爾鄉先哲如荀季和陳仲
弓諸君非不以高齡名德與言語不朽別一等夷
要以內養文心外乘新運爭先之獲千載一時余
更終以此之讓成彼之不讓策爾天人之筆

江左觀風錄序

余里南畿江山盤沍風氣質重士所習爲義雅能具思力亦鮮佻脫不合若往所推一二專家直已風嚮海內自近科賈肆板行卷率取僻裂險澁以贗新收高值士遂成桓譚之慕異陳思之務而爲幸洞之簇酒伊氏之斂衣其真本領反糟醜棄之乃不能以都人士風異方而反爲異方風品斯軼風斯下至勤督學臺約法如某子甲輩文戒勿閱士寢乃各求亡子而直指西粵何公持斧來當丁

卯大比期盡徵我 祖京諸屬人文試而觀之先是所司各承委命差等列上隨署行而已無復契匠賞罰者公曰是且將合戰文者衷之旗也旗從風噓之則順而呼矣是何可不以正合而以故事收才情動反固亦惟利是嚮要于才不累法情不累理併考辭按部琴瑟笙簧皆有天然成響而思力精芒亦濫肝其間發之洋洋盈篇奏之颯颯可聽是之爲山司其鳴而谷從其應較之無本而險其字無義而僻其辭直河漢若也而公所爲必曰

力分析評定纖毫無不發露自來稱苦心觀者不少概見焉嗣是春秋兩闈科名高而占數多亦大異疇昔則以爲南國還正始聲或亦引六朝人謂江南文制欲人彈射收功動反乎抑知正律咸池有爲谷應者邪董廣川曰上承天之所以爲而下以正其所正王道之端云 新天子以聖明承天與薄海開文明伸正氣純是陽明用事廣川復演之曰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大夏於位爲南正則我 祖京寔首應之今夫相文品者寒儉

鈍而充腴利枯寂鈍而榮昌利纖尅鈍而宏博利
生育長養文之利達相也去僻裂險澁而成洋洋
颯颯還於大夏之舊則生育長養之事也陽氣布
而心聲正德教釐而民氣洽與樂爲感與福爲應
漢文新政則又有賈雒陽之策在已公諫議名臣
砥正天下千尋嶽立旁絕躋攀吉竊庇宇下熟公
之雅志爲 聖主敷陽德煥南離以長養臣庶卽
從甄文字觀亦請手是刻者勿徒作文字觀也

江左得士錄序

往 皇祖重念南畿地比而士蒸始詔江以左分
督其學事僅閱兩使者而我樵李過公來當 今
上新啓御符爲歲則重光爲期則又論秀也公乃
先衷所得士之文而梓之蓋語於郊取爵於上尊
於是焉券而不佞履吉則竊有窺焉古者大司徒
樂正掌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命國之左右邇
簡不率者而移之故鄉遂所考常在三年大比而
其所屏必于四不變者爲其難化也今屬公以大

比士而承公以兩使者後其爲考變猶三之耳按所屏而升所得何易易與江左都人士豐芭樸械亡慮無文然山谿岷扈沈斥而徑易士生其間質性多朴重以之居業可以爲善至於國家正令聖賢微言濬以虚心發以妙指不墮時趨自成爾雅此則善變事空不可猝得也公孫氏以取士爲文章爾雅令一歲皆輒試業割江左分督矣必四五旬而舉一郡歲既不給其寧導後後之歸邪獨公之來七逾月而試郡皆遍歲一輒試者第了以其

半而初非迫大比期直了之耳公精評閱無晝夜間覆發則旅士於庭尺幅之瑕瑜已略上口或署所賞罰文於門屏大指在功令經旨中自標清芬諸惡悖語摘甚不甚如初法從前他試小利鈍無私循者士乃知濬心變易豁然於所得而公因收其文蔚然成一爾雅之編以爲 新朝建元闢門加額畿南之應是蓋惟敏惟哲惟公於公有之見爲能變以歲之半而得收士之全而不佞猶以爲不可猝得也公初入牙班所論列皆天下計師氏

掌以嫩詔王以教國子弟忠之移教也非乎比齊地饑民靡孑遺公承命齎賑金粟各十萬餘所仁活無算迄今幾復庶富庶富而教非仁無歸也計仁人効國至願無過得士特神其教於文章一日之權卽一片虛明捷速初非問之一日間之半歲也而又易地之江左是夫朴重可與爲善變止于三而簡者率棘寄者化地以士待公平士以文待公平而後知天之爲仁人慰以至教之成者早也方今疆宇多故動謂經生不了公家事須格外異材夫聖賢語義靈變政事軍神神明存乎人天下安得復有異材載昔開天從龍皆此中士寧知二百年後無復有就研席而全張新天子之神氣者公固當從文章一日之權相而得之或亦向者朴重之鄉饒自許也不佞履吉畿之下里人也偶奉璽書便經榆社獲謁公辱公問言敬矢得士頌而併爲我里勗

河南觀風錄序

直指楊公按中土受記考事惟明命是賦居一年
憲度肅清小大凜凜乃裒所試郡邑弟子文梓其
尤以屬履吉爲乘韋之言唯唯伏自揣謏陋從公
鞭弭得督較諸士督文者宐言文公所拔非第言
文也風之始也古天子巡守或五年或十二年所
至命太師陳詩又或採歌謠播之樂章觀人風也
後世太馭不掌教士訓不挾車而職方所戒僅以
待埋輪之使至今日而民人風俗所爲詩歌者靡

靡不成聲獨諸弟子員爲四民首而羣郡國四民
之父子兄弟者盡竭其神情意興專注於其家弟
子員排比言中以應功令而取利達蓋今之時文
俗之嚮而風之被莫若此也陳而採之多於詩歌
埋輪使者拔而板行賢于以詩歌觀也公今以
朝廷柱石動關天下大計又妙兼博學宏辭按行
所部時文小技宐不暇論卽往公車揣摩膾炙字
內寧復談之欲癢惟以時文言風以中土風言風
四方此中陰有激揚所係乃大於是取諸命義目

覽手衡隨置甲乙與牒書平署俱下不言疲務使
有思必見有才必收要不越雅馴斤斤一軌於正
言語正心術正弟子員正而四民父子兄弟神情
意興正中原正始之本色莫不觀而興起矣公則
稱揣摩膾炙字內者也今所賞拔天下莫不傳賞
傳而正傳而風興之矣風中土風四方孰如以微
文係激揚哉周官三物曰六藝其大比曰考德行
道藝皆謂之典典不可強觀則興孔子曰興於詩
曰可以觀物而比之道藝也時藝也一也道不廢

藝雖時亦道見道則見藝見藝則見典以其叶之
而韻也則爲詩以其排之而比也則時藝卽時藝
何必非詩何必非播金石藝于是乎不惟可道而
更可詩太史可採可陳先王可觀可觀則可興以
正觀則以正興以中土觀中土則中土以正興以
四方觀中土則四方以正興按邪正有激有揚風
則與揚而少激噫揚之爲興抑又大矣維時履吉
初度河行歲較發覆於蘇門山麓重念禮書歲正
之官有所讀有所書歲較學政雖非其黨正而學
政中有讀有書其歲同其事同督文者職也獨所
云大夫考而興之無所讀說者曰尊者其任重也
不讀而猶興若考而讀而書不有其重也者興于
古法又孰禦其捷哉知風之自公之本興朝以興
天下微遠矣

兩河徵才錄序

諸名公會心先資之言雖貴不舍貴如繡衣使者所向河嶽動搖至徵所部諸生尺幅觀人文賁化成殆與糾察不分小心焉以履吉所觀中原近四五年中持斧如臨川廣漢滇南三公皆亟加意而臨川公板行文爲多甲子邂逅長安盡以相示意大如魏收之於崔綽司空才士文章道好誘士一法也今直指楊公來拔錄士且竣下尺一謂履吉此中多便所習於題秘玲瓏虛活靈均未抽登其

尤者乙其未至使之改爲而壽陵之步如故也亡
已則手自與易要令每篇神理赤手捕長蛇生動
掌握庶幾哉履吉曰此督較不敏者責也自維受
事歲試八屬已周就中高明生不無其他狃父師
記誦之教入膏肓深謂如此已得利是矣喻以題
秘玲瓏虛活陸士衡之爲物屢遷蘇長公之初無
定質皆粹未能奪且文有不善應時竄定杜陵改
罷長吟歐公不畱一字陳思王每好人譏彈所作
丁敬禮呈小文求定亦輒不辭潤色王儉自作文
令任昉點正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著述家其虛
如此時文雖小道何獨不然莫幸如鉅公大方不
愛指南而獨愛自護者何與嗟夫嚮利者有得是
已有數存焉有數則便所習售變所習以求其至
亦未嘗不售等售也以便習而僅得阿蒙孰與以
變習而兼得刮目哉若夫文人處心正未謀世韓
昌黎爲文人小好則小慙人大好則大慙盡人之
好不以易吾慙而獨信以爲得利者是邪非邪公
之所爲有進爾士也明抉美疢而藥石乃生意極

深故選極嚴有本之學會心不忘經手所易自非
諸生習語摸索皆見評識處盡是拈花點石是之
爲誘意同而所得異天殆以太薇身作中原導師
緣以此徵才其爲金口而木舌至足也諸士亦姑
舍女所學如尹知章神魂操巨鑿剖心如王仁裕
夢寐引西江水洗腸胃用是以報我公山斗爾塾
師其與同之

合刻楊用脩先生書序

著作家能博能識尚矣然必思理邃筆性勤二者
合而其言始富古之爲一家言者各有已成之則
例不具論茲欲於載籍中隨心之所艷與其所偶
觸者輒自創爲編又於非類中雜見互裁皆取而
編之非夫思之邃固不能聯合也設復筆性作輟
半焉卽思亦循物遷去無復省識後世誰傳其解
者古人著洞歷鋒芒毛髮穎幾髡盡王充稱楊子
雲著書家河漢也然其覃思閣下至碎文璅語俱

博望山人和卷之九
肇爲連珠故今猶得存其什一自是以降代不乏
誦紀文人要其成書可數卽着脚御覽猶顧問耳
我朝楊用脩先生流覽閱博才情綺麗早依身日
月乃不能容於石渠倉琅爲朝家昭夏謨典竟放
逐於萬里之外范蔚宗恨多公家之言少事外遠
致先生翻用放逐一生精力於事外遠致饒裕結
撰亦遂以送窮而用老也諸碎文瓌語心之所艷
而觸者其思遍能類之冥引旁証如邢劭思誤更
成一適當其事比辭屬無不曲暢而止隨編隨繕

腕楮相忘不限卷帙多寡亦不求麗一事以擅顛
門要之原委絲分總無不竟之分部是以其成書
最奇而廣至倍百餘種前代雜撰之富未有如先
生者也信其思理筆性擅古今之絕詣更不容餘
人可以學步獨書種浩繁又歷六七十年来散失
莫簡有能家藏數本卽珍秘帳中誰復苦辛薈撮
裒集齊安朱白石氏矢志名山事讐往垂來自
纂勒蚤見先生書較弇州宛委所載爲多旣而長
遊北之燕南之滇又入蜀反於吳越有至輒購不

減覓之葫蘆寫之客刺也者計其收已遂無遺而部分之大亦不勝梓矣會已謀之金陵澹園澹園死羣書賈肆刻貲半且不酌安問竟其同社生梅惠連好之慨不惜家人生以敦勵工逾歲時告竣惠連家世雕龍懷衽金紫靡屑意而奮勵于馬略之潛龍卽出其緒餘冠諸經生不能旦暮俊升司馬而所謂憫良友之苦心尚先賢以逆志者乃在於此蓋黼黻昭代惟藝文一脉廣大之觀神鬼賊守聚者苦而若不知所聚竣者難而若不知所竣兼以作者心運手追精靈自不銷滅必有人焉代之翻然畢見而其人實不易得作者精靈之寄甚貴甚嚴乃以畀之今日如目論者第作剗剗觀奚足以語此識書曰董仲舒亂我書亂者終其未盡也二子可以知其職矣

重刻齊山志序

代

名山大川以藏撰著也若梁劉所云嵯峨類聚蕨
蕤羣積觸類而長重沓殊狀則自離騷代興莫不
模山範水夫非詞人莫發哉秋浦郡舊屬丹陽負
城有山十餘峰其椒皆齊又謂仰止賢刺史而因
厥姓以姓山也皆不具論至其山所肇響則自唐
杜樊川輩始聲詩之歷宋朱紫陽岳鄂王諸大名
賢留咏琅琅亦遂與山齊矣原夫山川顯晦猶人
之升沉各自有時茲山峰巒秀列巖洞虛穿宇內

奇險之境如四方削成但削其外未有神工鬼斧
削空其中如此者又帶清溪滙爲秋浦蕭梁舊蹟
在焉堤邊柳浪浴天引睇空山更作綠琉璃光相
余不佞濫鎮此中間一幽討乃歎宋賢亟稱天下
無奇無秀若不作小大觀豈必九子遂北面畜齊
山哉詞人但以秋英堪把爲見情之題似此秘藏
翻爲靈威丈人所笑其他名篇勝韻又復散軼不
收大是缺事近乃稍稍哀得爲卽舊刻續而新之
謝靈運伐山通道而眉睫間乃失雁蕩茲山自唐
以來標懸可無紀極余不佞何敢以周穆弇山之
石自居埤岳獨如劉賓客盡掃巫山詩僅存四韻
觀者致恨寥寥不揣是役比於洞鑿風騷之情抑
亦江山之助差足文飾楚傖則可爲云爾已矣

太極洞經叙

姑孰郡署舊隙東偏而室之既翼且寧如也蓋乘
傳乎此者未有異焉女南余公至止以其嫗百姓
剔郡治者還居息其中雜物撰德合之乎六位六
氣之本易而標額之曰太極又爲大還家經言而
係之額名以授履吉日若知治身與治天地有二
乎否夫太極乎天地者非有太極以爲天地也太
極乎身者非有太極以爲身也今欲有進於爾姑
卽名而寓之耳履吉退而維周易書發棄壁踵之

以傳例擬之以潛玄究其歸無筏得舍乃一二丹
士悟引為真誥參同援神等訣捷者昇去頓者地
解言無不讐良由彼事懸摹此求實配懸摹則汗
漫可以由人實配則體効要于勝天若是即言之
成經安所據為斷斷乎因追鄉者曾奉教棲玄手
集比面請其提綱未既曰今有一字訣曰忘得忘
之解聖賢仙人思過半矣謹識之而乃今再翻經
言則願謬以忘義作譯以牽合乎太極之撰可乎
原自義聖畫一承乘百家演之楸楸梗梗不具論

乃宋儒申之以無極以太極也顧曰而太極以動
靜以陰陽也顧曰生陰陽愚所不敢詰則臆言無
極太極也太極陰陽也陰陽動靜也陰陽水火也
乃羲畫則先一奇而後承偶者一陽火也太極即
靡不渾包故是真火體斯為五德真完體大地劫
灰之說縱不信而五行互生處定有一處生起說
者獨推木德至矣無謂木所生之火麗相之火也
太極混沌無處着木焉從生火嬰兒之始胎非先
有肝而後有心也以心知傳血氣非真火不能用

事易所以重扶陽道家所以重純陽獨是生心之火不能無麗麗欲則燃生火之薪火還燼薪頑燒盡真火亦盡太極無器安有太極矣故柱下之言薄以爲亂首者貴無以觀之妙也穀城之書欲爲人之本者貴有以忘之妙也衆人狗有而火上取七六以中其熏蒸則曰順之者人亦曰生于位死于時矣至人忘有而火下畱土金以伏其熏蒸則曰逆之者仙亦曰死于位生于時矣太極之乾覆火舉之也太極之坤載火降之也覆載不見火也金無火不產水無火不流金不見火也水又絕不知有火也所以徧虛空皆火皆忘火也太極之妙也妙在乎不有火而火伏火伏不見而後羣用貞雷屯水下則雲雨上作天地之經綸乃震又况抱六七之身業爲飛揚泄越所用卽責育無能旁立而着手夫此之嗒焉盡喪者而獨留希夷乎之真恍惚乎之精令吾氣澹不覺自沉氣沉者火沉也愈沉愈下命之曰海曰踵息于是乎真陽按所飛伏喘升其至柔以乘剛位形躁愛靜質柔愛剛惟

其澹適則合澄之晉與大有之說不較著乎陰不能制于陽始附于金柅而有柔道之牽今陽盪入晉六爻相資有此游魂乃得大有之歸魂五陽伏而宗六五以柔攝剛故爲萬物歸附照于四方使五陽不相忘而爭于司之所宗豈能召雲命呂隆墀遠壑比而不乖哉故曰真火之用兩忘而化于道合之則水益火也水乃火也真水火真陰陽真太極也健馬順牛取義何拘甲乙壬癸終始何名卽金鼎黍粒奚其建鼓而爲太極逗漏乎蓋昔者覃令思博物洽聞初不信丹鼎殆至轉黃白爲徹視更信世間無所不有而欲求之五經不載之外彼視轉黃白徹視非易之太極耶猶二三耶而茲經言者固取方書指歸太極本體則謂之翼易可以翼易翼生翼天地可孔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姑孰郡實首被之矣

易直指江左漫言序

南畿諸屬臺使鼎足分按而名嶽瀆偏隸江左按
行者風清一道諸鉅麗皆浣濯襟裾間不覺几案
之撩人也故蘭臺推爲仙使但三章體肅一往情
孤卽有微吟多喜威儀自持而已詩尊雅頌豈不
字字皆風邪昨夏我易公持斧來履吉每承旨音
惟有憂時涕淚無暇論作者言逾年秋以瓜期登
車出一帙詩簡履吉曰此來江左一年中漫言也
此道曾童習而中棄之會令西甌得佳山水輒欲

泚筆今得江左寧無漫益公之稱詩若迫而後酌
力不求肆者及讀公詩寫難狀之景運難使之事
如繳翔翼鈎伏鱗神之所凝手無不應是以其成
之也句句意字字意窺斑者第以爲崑領新異而
不知意從神闢境那得凡近能使之遠淺能使之
高狎習共揖間能使之恢奇雄壯又能使之淵放
歸趣難求卽二百篇中警心獨絕矣而變化諸體
亦無不互見視顏光祿之形似殆未屑擬議焉當
世動反諸家用一先生言正以雲漢下之耳才性

一本也求詩於別才何處得別公體性高潔無欲
亦史亦玄靈均來未覩之秘謂此暗與理合音韻
天成耳卽謂公掃却少壯簿書一字祇以名嶽瀆
之靈發之亦正公自立雲漢處而履吉猶以凝神
構警求于諸體之巧兼則亦何異一先生之言邪
杜樊川爲侍御註孫武子建三策復澤潞魏博諸
鎮再爲補闕倡取回鶻種落卒如策可稱經濟實
才乃其跡半狎吾江左其爲詩固豪逸不羣略無
牽縛卽五柳閒情之譏非所語于公之無欲合理

第論真憂時者自爲真詩家烏在其威儀自持矣

李氏重修族譜序

澄江李氏之有譜也怡靜公以海虞遷也脫兵燹而創譜系始別祖也毋求備守安公續而戒菴公編也補世數而已暨蒐羅於近復公支庶乃具哉封侍御見復先生曰日以詮綱也支以辨世也文以垂教也是之尚闕而余烏乎讓家故藏文徵錄與他所收散帙手爲圖攷爲文志其勤者三年而卷告竣緘寓嗣君仲達以示履吉竊發而讀之是譜之創修歲月序述諸凡例犁然何庸更僕惟以

古者錫姓立宗而譜系之書家習爲學官復置圖
譜局郎令史掌之夫同此生民也豈聖賢之教以
族類爲封畛與蓋曰人人尊祖人人敬宗收族而
天下平是以各爲族者著以各爲合之義繫以姓
而弗別綴以食而弗殊雖百世無相婚姻通天下
之孝思也一族之孝思也乃末流之弊遂以門望
相傾軋甚則妄冒攀附若河南馬祖吳興沈先反
遺譏於識者李氏系出或以官或以木遠者無論
卽所稱四望又自爲十一望直欲駕轍一代人主

矣先生奧博載籍何難踵江左北朝故智援引爲
門風標置而修譜則仍怡靜公斷自元桓烈公始
其本支子孫寥遠者尚不以臆悉而所詳稱則自
澄江赤岸改籍之後由支以作祖世系支系雖具
前譜略如歐陽六一之圖大宗蘇端明之圖小宗
至房以分次宜得各祖其房而各子若孫宜得各
祖其房之祖名字複犯彼此互支一切註派毋容
淆混祖與祖爲孝思者一祖之孝思也因是以約
略生葬廬墓嫁娶特表開家亢宗與賢闡節孝以

煥屢輯之家猷自怡靜公以下三修有待者於是乎觀成而嘿慰怡靜羣公之孝思先生之孝思也嗣君今執法太薇每語履吉嗛嗛於天下至計不若家封史居固能實收族先世遺畝無幾獲日惟貧族生事是推凡育孤贍後無方赴之祇恨力之不心副也通於濟之窮者則有譜之法以收之而履吉所聞先生孺慕二人有懷明發無可解起卽几筵署曰思堂今逾艾猶日五思不釋也而不思其所尊所親者乎通於思之窮者則有譜之法以合之譜修而赤岸之族生生世世以相愛敬令爲人子若孫者嚮其風確然知宗法之可以興孝可以成化也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百姓曾子曰孝施於後世而無朝夕先生之謂與如第云仙李蟠根爲隴西家聲重者則郟子無貴言祖矣

孫氏續修譜序

譜何昉乎漢司馬子長採世本世系撫周譜國語
作記與世家而姓氏之源始著歷晉魏迄唐宋譜
牒雖盛宗法已亡君子悼焉至於今并譜且不存
矣嗟乎世窮則澤斬澤斬則族疎高曾而上無得
而稱雖有慈孫著存何有自非于重譜之中寓立
宗之意而欲令後裔曉然知尊祖敬宗於以合族
何繇哉宋世言譜宗者二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
歐陽氏則世經世緯法史氏之年表蘇氏則系聯

派屬如禮家所謂宗圖其法具在可考鏡也輓近
間有作譜者第尚右姓定甲族位望赫門第高則
強附牽合以稱族真贗悠遠莫可究詰即使草創
潤色文藻華贍亦何可訓也吾姑孰大隴孫氏舊
有譜其先宛平公詳哉言之矣後公百有六年別
駕夔元公續而修之余辱在里姻頃覲省歸自都
門文學鑑雲君艤舟過訪因出以示不佞不佞旣
受而卒業于其叙姓原遷徙也曰淵淵乎林林乎
始自姬周歷吳大帝以至 明興其初生其成娶

其中葉而後昌其旣渙而復萃若指掌然法之良
也于其系提綱世系也曰遐哉博而核詳而有據
歷世若干紀肇自黃祖遞及仍孫各以類系若挈
裘領足比國史矣于其輯傳也益感而嘆曰存者
存沒者沒宦績邪隱德邪聲名邪則其燦然者矣
彼所謂亢宗者也不墜其家聲矣故其宗日益隆
隆君子以是知孫氏之多賢也于其列宗約也又
感而嘆曰繩以先訓矣規以家法矣孝相教友相
率義相勸過相糾諸不率者譙讓之擯不與齒豈

徒整齊其世次已哉于其志嫁娶也穆然深思曰
家國一道也內德所係重矣閨帷之德壺外不聞
厥有賢媪貞婦煌煌乎與淑人君子方軌忠臣義
士爭烈矣于其記丘墓也惘然咄嗟曰先民祭遠
祖墓且唏吁流涕而不能自己者志之也中原之
丘隴何纍纍矣今子孫一披圖而悉知其葬處千
秋百代而下忍令牛羊牧其上乎先靈不雖死猶
生與善哉孫氏譜也觀止矣以較宋二氏又何愧
焉雖然譜之作也宗法之遺也使人知尊祖知敬
宗也顧譜非難以一身合族難以一身範族尤難
是以雅歌行葦終以維祺詩咏角弓先之立教彼
夫編戶之昨厮隸之賤視同姓若路人等宗祊如
仇敵縱譜牒炳於日星猶之越人之視章甫耳又
奚益以今觀於孫氏譜作矣別駕公以質行倡之
諸文學相與輔翼之夫蘭芷漸於所滌蓬生麻中
而直鷓鴣非族也翼而胥化螺贏異類矣祝而速
肖以從者衆率者先也自茲以往孫氏家以人重
世以裔昌世世稱右姓甲族矣僅一譜牒誇海內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三
哉文學曰命之矣唯獨余一人佩公言卽百世而
下且藉以不朽

銓政小述敘

人材之生各具一質在銓管者特因而付之故往
昔稱參伍羣材惟在粗依其方夫有方可依卽如
不容都令史獨號檢括精切猶可幾及也今國家
多事民瘵財智幾類三空所需救時之英百千倍
急究至於無舊不求無署不浮矣而每遇衿肘之
露公私羣議乃莫有寬責索於銓司者古之材有
培養數十世始出一人焉僅了一事其人卽已千
古今奏古今之難事欲徵一時之人材須爲了結

博望山人稿 卷之九
三
哉文學曰命之矣唯獨余一人佩公言卽百世而
下且藉以不朽

銓政小述敘

人材之生各具一質在銓管者特因而付之故往
昔稱參伍羣材惟在粗依其方夫有方可依卽如
不容都令史獨號檢括精切猶可幾及也今國家
多事民瘵財智幾類三空所需救時之英百千倍
急究至於無舊不求無署不浮矣而每遇衿肘之
露公私羣議乃莫有寬責索於銓司者古之材有
培養數十世始出一人焉僅了一事其人卽已千
古今奏古今之難事欲徵一時之人材須爲了結

而又不敢謬謂此時少具此材又不敢以依方碍
無方之實用又不敢以無方爲壞方之作俑正令
盧子嚴樂彥輔輩當之不知何以得名真固雍容
而又且同舟心切者推轂章盈夫海內人望物情
自異家調戶理然而巨源之賞拔或來山氏之浮
沉所貴握其環中以給四應令官材惟濟債之慎
而平鈞靡衆獨之膠庶幾多材戮力幹救不亦維
時綜敘者實貽之與以此程往昔參伍其爲操心
孰劇邪國初張東白先生謂登朝來見士大夫凡
再變其初惟講政事其後惟講文章蓋指上有好
者云今天下卽多艱虞總以實際籌邊一事最急
而士大夫真神情似不屬豈仍待上有好者邪若
是則公等小銓雖稱劇稱苦亦何辭於肉食矣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序

王氏忠義集序

不佞往讀平播書于青龍關之潰咄咄王將軍以孤旅殉也將軍故霍產而不佞適以遊南嶽來住霍得將軍子某狀其世烈以請乃知將軍父故義士又先以捍流賊死蓋父子遞殉國已不佞因爲誌銘及傳則旣以直挖之未盡因檢先後諸酌吊

詩文盈帙俾就木以廣識不朽君父子精魄日懸
奚埃不朽以木乃不佞則反覆慨歎於忠憤獨激
之感愈不可晦也從古真英雄殺身成義惟一意
迫起遂掉頭不旋若經心口相問而僑脫之去決
前萬無一濟車可以發廢餐可以七失竟不以易
其殉頸者決前之無所營也義士旣不受職比三
屬將軍又非期會如五將而以一肘櫻奔虜一旅
截險隘豈真厭七尺而蘇刃以死與耿耿醜類火
蒸水決不知其身之獨也刀斧而木肉于何以旋
乎令人人蚤如兩君創賊當不遺鏃矢寧令轉毒
江左卽釜中遺酋柰何以煩尚方之劍哉夫惟前
者以身釁其鋒而後者遂得以全襲其頓徐乃案
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而始逆諸國門殲諸囿上
是亦霍諸邑義士以血身作衛而播孽蕩定將軍
攻堅馬革之烈非其嚙矢邪陣亡誠靈覩兩賊俱
駢戮亦當從黃泉相勞苦作飲至而况核實推原
者不敢沒義士將軍以口乎君父子固無所恨死
也人等死耳而父死賊子亦死賊何如兩得其所

顧賊退而霍生矣賊夷而賞懋矣乃獨使義士將
軍受想魂之設我罪伊何若義士固爲一鄉團保
耳彼蒼謂空助順竟不念而以腹穴樂也毒矣迨
其子非三世也隲之以馬上塵還何不可而爲青
龍之燐泣爲此又忠臣義士所以涕泗之橫集也
不令人感泣固不足傳謂兩君以死功博傳不可
也不佞則又謂兩君以冥冥死固不如以死功傳
也無論今邑祠蜀祠春秋不絕卽展集而篇什洋
洋哀歌勝哭視前之冥冥死固不足道假狡而冒
功乾賞邀大鎡晉爵級爲快等之草木枯萎耳仲
之所得孰與季多乎不佞則益謂以夥功倖生又
不如以獨死功傳也不佞茲則周視霍左右皆
高皇帝龍飛時五公十八侯產焉霍開邑近僅百
年據所隸者未有載載之將自君父子始夫忠之
屬不必盡出死綏語曰一國齊義一日皆白卽國
步平夷而無限擔荷總之惟獨激直前固辦也不
佞將有望于霍之興起者而不無望于君父子之
靈也

陳仲雍苜蓿齋集序

余乙卯入燕從喬伯圭寓得仲雍發語閒遠意常有餘諸稅文能事非余狎之俱似不欲見者輒目定之曰仲雍非直淹雅聞人其義烈可託生死伯圭曰知人哉逾夏伯圭偕仲雍守禦滴水而余亦乞假南矣中丞雲陽汪公欲圖宣大口隘知仲雍精繪事以牙校從珥三寸不律歷千里廊衍間諸塞徼亭隧守將趾所不及仲雍目過手追皆遍自是心志雄宕與往日湖山嘯咏別開一腸時滿且

比姬控弦壓滴水幕挾賞伯圭片語折去則仲雍
先商焉余鄉人爲職方者緘書余方嘖嘖歸績伯
圭而張帥撫順覆報至伯圭因慷慨條上方略職
方計所以副拊髀者無伯圭若推叅戎鎮江仲雍
不忍離則又偕往而三路進兵之役起劉帥伯圭
皆南將也兩人積相賢無慮忽相阨也而經略以
馬上催趣清河撫順師進併趣劉帥師劉帥素習
川兵能又素背崑畜之意遲與俱經略以馬上連
催故督逾急伯圭固監高麗軍至是則別爲諭伯

圭劉帥嘆喟若卽馳往取厥印劍以揮劉帥聞之
曰是殆喬欲自爲之邪遂與伯圭二方伯圭得檄
歎曰事悞矣仲雍議疾往晤監軍入告幸少尼監
軍云固知此法當失獨經略意決無能移仲雍端
反見劉帥往泣辭經略門扁拜於外踉蹌行部曲
都無色心知逼遣旣非策又令兩將軍意失無所
通其進退而徒各分一死以謝也胡濟之有則祥
爲徵聲以送伯圭行又自送之牛毛寨反於咧咧
泊候焉劉帥果督伯圭前鋒行益厲而身亦冒進

不反顧曰勢且死亦靴中刃在耳不能聽決尚方
劍也于是徑絕董家寨馬家寨所入逾深及清河
師覆撤箭不得達竟同沒嗟乎經略固師中大將
軍也業以閩外推之而又馬上催之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豎儒敗乃公事此恨千古不滅抑劉帥所
遲極亦數旬中耳卽云老師潰財數旬中十萬衆
潰亦不過三十餘萬止矣較之一擲全潰算消幾
許萬邪馬上之催本非 天子命况將在軍之謂
何不畏生命橫罹鋒鏑而止畏言者之議其後此
何事也而尚欲唯諾言者可爲痛哭莫甚於此仲
雍於泊訊逃卒知伯圭死慟呼曰血肉同盡要如
伯圭得死爲難颯颯忠魂尚隨故人影長返泖上
邪匍匐重來鎮江署中人亡事去子影酸悲卽不
絕亦幾死矣檢伯圭所遺故物纖毫當悉載歸耶
君定侯而是時署中無一老兵誰與守者則且語
鎮之子遺曰伯圭死生尚未卜吾一書須若白遼
陽監軍中實陰請封記封記至而仲雍始悉遷之
遼陽爲伯圭位監軍來哭仲雍與卒哭乃請驛符

以行定侯崩殞既蘇出仲雍所載卽不見父而見
父三年疆場手澤無纖毫遺髣髴見父也者仲雍
于伯圭父子險阻艱難交情生死何如者邪余今
年以餉差來里仲雍過存不勝京洛山陽之感相
與泣數行下徐取仲雍詩讀之才情義烈互爲孚
尹蒸動視其所至當有能名之者而余獨爲叙其
忠友之概以寓往事之憾嗟乎騎將軍馬號報恩
子僅僅在河陽幕中世事何可言邪

賜綵堂問鶴亭詩冊合序

人自孩孺以至壯老率之曰性聖賢不深言性而
深言情孩孺之愛慕親性也其愛慕之情之天也
載寢而往免于水火不時乳則啼不時傳諸懷則
啼忽視其乳若懷不卽其父若母也者則去而益
啼斯已血氣浸種矣顧愛專一而無適遷則何以
言岐性使終身不更是特近取達此情止耳夫一
受遺體歷有生五事無或可以不遂乃獨歸之少
慕致窮其態于不得君之熱中所謂變也世間可

督惑人意猶有時轉相移奪惟至得君富貴喜可
以忘戚壯可以忘老慕卿相者齧臂盟而去始負
而生之析薪而不克荷故曰弛其過也然而君子
無取也師氏教國三德稟諸日月士術非是無稱
首功名之士巧于噉時名靡所不捷足獨經天大
懿從古無能相假漢何武迎母不至卽上印綬而
鄰居哀感因留異日之銓曹以明忠之屬孝之門
莫此爲貴生養沒思兩語孔門至今不朽非以仕
宦重以仕宦行尤重此夫有所不受變未始冥于
岐也不佞間誦採蘭則願士大夫有此本務庶幾
于理國家也者而乃今得之憲使李公其人公起
豐城世家致位給諫俄而建牙河北亦遭時通顯
矣匪直鍾釜適也然而不肯留也謂安能遲繫若
畢而河清我媮爛乎則亟以終養請請而歸而直
指秦公因以顏其堂曰賜綵言以君賜不以得君
故移也逍遙晨昏逾十餘年所期罔不竭迨乎溘
先風木哀思過人穿草廬塚旁比于溫清地下時
則仰天長號遂有雙鶴停飛遙空瀉淚悲鳴助哭

絕似隱之含泣長凭欲何怨訴更若雲天增黯風
聲變慘孝子此際心骨寸寸冷矣乃入廬而書問
鶴以自傷嗟乎異類何親啣愁如對有告尚然語
慰嘿問但有摧腸事不必痛哭流涕而令人凄欲
絕者謂此是也親知有知其事羣投以詩誥爲解
蓋卽以堂亭二額標義業成集矣會今 聖天子
用人由舊起公持憲節駐酉陽酉陽官屬蒸于純
孝亦爭援二額裁爲聲詩而郡侯毛公司李辛公
哀爲帙因不佞託聲聞之知以其首簡遠數千里
用乞不佞言不佞則與目重復咨也爲親者或以
檄喜或以官泣誼不妨兩高憐于衷不釋于厚惟
吾情快矣公乃決諸萊子之綵豈惟敝蹠法星一
官雖三公罔易耳令草墓徘徊仰天借縞衣君轉
訊司命褫吾三公而肉已寒之親骨捐頂踵爲之
曾一官稱法星使者哉無若何復載諸酉陽強率
修途爲顯揚地和誥答響倍重傷懷心結無方莫
適斷絕鄉所爲富貴行日來日閱矣而吾情以故
存語終身孺慕可矣酉陽夷苗雜介悍不卽馴得

席孝慈之使偏爲媚茲東南半壁且象諸天明則不佞茲編又何侈言之也夫實不至者情僞情僞者勢畸于率屬何加哉蓋至展帙而詩不盡思又無不還觸其明發而永思故曰親親無他達之天下也則以宪公之厥施

元靜初中丞散人齋詩集序

大中丞元先生往就其鄉蒼龍峽築居爲韻言集數百篇復自爲傳稱散人旣已石於齋中而因以題其集履吉讀之峽中之勝先生之興寄備矣晉魏人著論詞家以形似爲工夫形日新於前而辭之似者蓋寡矣吾無主焉以役之而第求一物之雕刻所遇幾何古之名其家者大率體氣高逸自立於物表物不得而撓之情生韻發手到篇成令刻而工者翻失其所至比先生之不雲臺高議而

白駒龍峽也舉世間之物較吾龍峽之有不與易
焉嘗夢遇緱山仙人爲五言古記之先生紫髯風
動神觀翛然體中正自有清華氣高於物表素矣
而龍峽中之物如桃嶺如摩霄臺等勝更是世外
物所以發人情思者日益鮮新先生復招海叢翁
以其探厥奇每一吟咏第出其有之聽其似之忽
已難狀之景直在目前如入武陵源所見亦是人
間雞犬而其境地乃在漢晉上已彼與物爲緣者
欲執形求似其曷與于斯善乎坡公頌服香山居
士世緣淺道心深一部長慶集妙評也先生諸篇
中間適卽香山所自署爲淺爲深辭必傳之辭之
傳神不啻明鏡寫照令神本有欲而遠爲辭以逃
也卽逃亦不覺自露而辭若爲照以寫焉夫書空
何必不空谷也物表真人體素者語素不霄壤哉
先生傳散人以峽中之有敵雪堂之繪壁浣花之
覓樹移松若止以下築一事向少陵子瞻買隣少
陵自許稷契子瞻忠義之氣文章筆墨鬱鬱芊芊
此中尚友先生不言履吉亦不欲言且如題爲散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人齋集序

申維烈古香齋詩草序

吾維烈之慧徹成于孺諸所能文史以振綺之筆
發之者悉自遷不行逾冠來師祖京上庠課弟子
居業既多暇時以公役出畿東諸郡山水間吟情
益豪合得古香詩草一編蓋維烈之集始于此惟
韻言之行世何動反而不已也不知所號爲動反
總不出天賦之自近非可以相勝故或以縟繡繁
絃而驕寒儉或以小致孤懷而矜側艷身所賞罰
未有不賞罰於人何者有限之者也夫賦之自天

者如音樂中之浮金輕玉自泛於水其體質不可
學則其聲韻亦必絕模擬矣古香之爲集格調雅
令旨味清微大于嘉隆今代間嘿領其會然其意
初非擬於必趨以爲矜勝第於賦有之直徑造焉
而其去崖已遠余觀維烈蕭然處身求之以熏轅
旣不可得卽謂抑情約素足爲賢者然其澹韻玄
心體質去人本自有間彘從秋浦來坐予遙集堂
風雨春燈深更對剪此况似不可別有持贈徐讀
褰帷所得諸篇人中句中今邪古邪益使余醉心
歎汪洋之難涉也矧于新集之出曲阿昨日卽有
經天光彩不可彌量者乎君里王司寇公著作之
富本朝無兩要亦名成最早不親外吏事雅得耑
精結撰維烈逾冠策名乃若歛然自遜于百里者
而引託苜蓿庭中更得金陵佳麗偏助月露之情
自是翱翔南北地皆有餘閒而力悉以全赴卽不
爲詩而強爲之猶畏其暇也加以天固自縱金獨
能浮而玉獨能輕以遊于日富之境彼執其有限
以敵君之無窮有不早自崖反者邪或曰伊陟武

世學山人稿 卷之十一
自阿衡少陵辭原必簡此雖如東漢人論公族與
李贊皇矯品竹彈絲之意余所欲尊古香鼎者當
不寧惟是

李渤海四品稿序

著作家敲枰格法比判人代或貴古而賤今或陋
摹而尊創無不有喙三尺而於中搏掬扛舉拔山
之力竟不能助原夫工力人事也識力天授也一
篇之識有等量則一篇之變化與爲等量推而一
生之篇章祇肖其一生之識茫茫世宙盡是中
人此秘兩塵筆髡而老至徒然浮沉之民而已夫天
若授之者透穿今昔握照炯然於以比事證義摹
與創兩不役而格法自成天下尊而信之而代從

此起也讀書萬卷下筆有神博極而才長也非博不作博固代不數人然不乏隸事偏強而臨文反儉以馬喻馬馬盡而止孰與非馬喻馬妙引何窮而又有緣飾古初鑿裂害義汪洋失確併掩其典馳騁不馴但舖其糟者博與才不可學而可學若夫識卽在博與才之中而能學博與才者不能學識大手筆網彌瀚海參元化而藻國靈非此寸熒流攝烏在其不與羣子共坐位乎履吉所以心醉四品稿而以起代之事亟推吾渤海先生者也先是先生五品稿行世摘詞諸家已驚若河漢無極茲則哀近五六年所作於我姑孰郡付剗劂再告成先生博極紀載耻一物不知嘗築樓號小萬卷追李長源於小破盡孰能爲之大但稍出本門的事成語點染毫素計所剩膏馥已足分飫餘人乃先生筆落簡言求諸遠極言求諸變時倒天河屈注時吹春水縠紋一奏未間一響卽振卽有辯博家至此語不知何以設倘更欲求諸淵放意不知何以歸先生掉臂孤行寬然兔起而鶻落也先生

於所讀書不主一故橫見側出皆可通引作義計
閱覽時非必有心編削以事類作暗疏而思起自
來如行兵家觸處爲首音律家旋相爲宮曆之則
奇正莫窮按之則莖韶同奏跡其旁摭證響從前
絕未經翻出惟考以篤論則又天壤間必不可磨
滅必可令人翕然心折而無疑而至韻之爲詩非
理非才率推開悟識旣在先則悟不必言加以藻
思綺情風馳雲屬青黃不抽而儷與象有會皆玄
舉開闔頓挫沉着痛快之致由風雅以迄近代無
常師而兼入其室較之腐毫蹋壁希一言之合不
勝就將豈不千里方今韻士率多小致雖差行人
間特山澤而腴者耳先生固將以揆勒之富黼黻
蓋代地位迥別彼有喙爭鳴奚自窮所授之秘乎
五嶽分位其四水所支紀皆瀾洑也獨泰山位東
纏以渤海以萬物交代之處戴於無底之谷名曰
歸墟八紘所以宗五嶽也淮南氏謂土地以類生
人而辨於水山海生人之類幾辨而會爲先生歸
墟無底乃全肖焉濟南固類而先起者弇州定之

曰北地大濟南高皆各從其體制氣局分標雄長
卽兩者已自難兼矣若試與探羽陵蠹書以迄宋
元百氏兩先生有不欲觀者有限其觀者也蓋博
識等量穎末見囊竿頭無步也先生業全具之萬
有爐錘日涓壤而日山海令以贊皇之一品稅臨
邑之崦嵫允大允高評無別定後起者將褰裳涉
足之不遑履吉又何敢以牛渚一宮問茲集之藏
山也

青山詩草序

往昔客長安商飈習習時則我陽仲林公相跡於
花宮雙樹間神觀淡穆與秋天俱宵袖出紈扇有
新題數絕履吉歎以爲經年追逐馬足最後忽見
玄心哲韻有如乃公生平可以無恨越數日除書
下以公令我青山里社履吉旣幸依拊僅容襍間
續以熒疚伏草土者五霜及燕遊不半朞卽旋蓋
計曩秋迄今朝夕邇公者已七易年緇衣適館之
緣邀天獨久而公吟情日富隨所賦咏輒手落雲

箋以示則履吉邀公六義之教獨多諠得習而論
次之公秉性淵粹外省而衷理視縣罷絕一切躍
冶可喜惟以真意默調民間之窾會幾於遷善莫
知所爲加以真宰所存本超人外機務之餘盡發
爲詩固非虛述而其爲詩亦無不婉愜曲肖者公
之學詩卽廣所根極乃其體製華淨無病累又運
思精密巧構形似之言而出之以風流調達其源
疑自張黃門協而以王孟之聲律依永相宣使篇
中權衡槩括動無虛散詩人之賦麗以則於公有
之詩家皆習聞衆覩平鈍獨觀警策之說然警策
必由思理精密乃能以切近爲高遠非若世之以
險仄求者也又曰辭旣失高則空加事義夫屬辭
比事謂爲通談世所比事多不相通不相通則意
與篇俱虛散而無權衡卽一出之句偶獲之奇終
是千里山谷喜老杜贈韋左丞詩以爲壓卷謂如
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由於用學平典結
構深心所致公爲詩不苦着事義而事義酌當收
虛散以爲精細卽簡古而有穠纖此固詞林之的

派已羊城在國朝文獻鼎鼎近代梁歐諸君子皆
景正始之音鼓吹休明流風被茲逾溥屬目崇尚
險仄獨高前式如徐景山通介猶人雅尚自若公
今復起吹簫翻迴以取海內之均其誰不從一琴
青山千載而下不知何如寄想牙絃之始作也

郡丞梁澹寧學閒草序

新會梁公倅吾郡朞年不佞履吉乃從嵩少歸觴
我攜謝閣上賦四詩徐自簡舊作隨笥者併到郡
諸什題曰學閒草見示余謹謂自公來長江上下
千里惟廉與靜有靈無咎計供公理詠爲閒亦長
俟久成登等官去請哀而泚筆其間公雅不逆越
庚午公有事武闡下教如憲指嚴武士譁公曰久
於此非我志是奚不足微罪行哉卽自投劾趣歸
粵余悵然取成刻繫此言也東粵詩道與舉子業

相爲童習然皆稟唐音不苟作遠者亡論近代梁
歐諸君子集具在卽邇者此道爲一二卑率所煽
粵士無一附者公用其鄉法加以性成如蒐賦千
乘考聲六羽雖其境兼清贍其致兼華淨而其根
本固澤於道德更與競字句之工者所得不同蓋
公早服膺里先正白沙先生身言之教更精經學
運靈鎔匠厥有經繹幾窮三極非第如郊天用麒
麟之皮孝經用曾子家策者開元中學士集七寶
座下講議經旨獨張九齡論辯風生升焉餘不可

階曲江亦公鄉人公微詩之唐也卽繹經亦參曲
江而升開元之座矣至公往在公車爭稅璫爲百
姓請命同盱眙馮公授漢獄書當世皆高其節諸
恩贈有加而公僅從故物蕭然龍蛇郡丞今復非
意蕭然來去無幾微見顏面獨若自得於五七字
中徘徊吟弄夫先其大治其精有三辰斯佐以景
星有喬嶽斯禪以林薄古人推此尚矣非公不得
視此草爲閒非公亦安得此閒而余猶悵然於公
之來去爭此草久速益損閒其殆兩塵也夫

方人卜姑孰小詠叙

吾郡數年中有絕盛事渤海李先生來爲守宗工
登壇方託穀音於九臯而一時和者如虎林方公
爲貳武陵胡公爲理令當塗則新會林公職事導
利之餘皆大放厥辭稱名家遊集題什各爛焉盈
帙而方公則棲神恬漠直所謂有言每見其寡諸
所觴詠取爲詩獨適而已不急急以示人而詩意
詩品則羣公蚤以睂睫迎之不在姑孰小詠刻成
時也刻成公乘五馬將行履吉乃得而誦之其神

遠者其旨自曠不必執象以工意而意自與象得
躍然天趣赴而渾然章采流雕鏤刻畫真覺有待
之爲煩况於數他家寶拾牙後慧邪以若稱詩正
使行歌響答不妨一人獨拍乃按題卽事成與羣
公金石相宣而又不早泄雄芒祇留此一刻後成
以實前者眉睫之迎事所謂愈出愈盛已白香山
題江州司馬廳云司馬之事盡去若有人畜器貯
用雖一日不樂惟可養志忘名今檢公詠中十九
沿江要害器用何如真實因歎等此江也江等此
司馬官也古今地利時勢夷險何其不同而公所
爲詠言意象自得又有恬於養志忘名者以視白
江州古今人固自未遠也今夏武陵新會兩公旣
先入京華李先生又將以秉憲行而公且旦暮去
守名藩履吉彛婆娑羣公間亦蹶躡征途姑孰盛
事傳自此始人與江山聚散之感亦自此始獨詠
言留鎮江陬廳事雖異代與香山生氣共聚不朽
可也

司理胡助之詩序

詩自永明而下沈休文限以聲韻江文通過於模
擬古風雅之變極矣唐初沈宋復定著律詩至陳
伯玉始以復古崛起而一代光焰如杜李二公卽
所爲七言律於唐體中故自超超高逸李猶本色
也杜雖間極工麗當其曠然行意自與古爲體何
嘗爲聲律所縛近代嘉隆稱詩家欲以律律唐作
者於少陵有微辭焉履吉雅不喜人輸攻嘉隆稱
詩家而如此拘律平章亦不能自禁其胸臆蓋詩

挾逸氣則已絕去潘陸徐庾之俳體與簇事矣雖不期盡如陶靖節爲古意直凌建安而上要使律中亦自有風有雅有騷何不可源而出之豈直增二三字遂爲聲氣不通之事而斷以沈宋輩爲律之鼻祖乎噫此境蓋大難耳世間一派庸熟信口詩望逸字旣如在天漢卽有使事抽黃對白與夫句擔雄力者覽之若錚錚不知味去何以只覺不韻蓋逸不必出數者之中而是數者所就與逸則絕無與焉原夫庸氣肥氣猛氣皆從胎來不可藥

猶之逸氣胎而有之不可學也吾助之胡公舊爲詩雖不多然一往具有超絕之韻記長安大會海澱詩獨飄飄其風舉及來理姑孰初猶專簿書未暇白安黃公讀諸題聯曰句句是詩家妙境何不仍放厥辭鼓吹六義而公蒞事久已遊刃了之乃借公役長浮楊子上天都九華諸勝江山之靈益助其氣卽同一興會詩而無拘無縛自在遊行則意公之詩固胎而逸者也逸則不必與時絕而自與古近不必離沈宋聲律亦自駸駸凌建安而上

耳食猶人信道在我將奚疑乎劉彥和曰男子樹
蘭不芳無其情也桃李不言成蹊有實存也情逸
則實存履吉不敏敬以不言之蹊定公崦嵫之稅
矣

劉燕及遊草序

吾友方潛夫比舍京邸時亟舉燕及先生交羣紀
間今之孔北海也已張鬚髮爲熱語余則仰天歎
世有一人知己兩賢分任者哉今年先生過余里
結夏乃得稱潛夫介進語如古歡間出郭坐小齋
行淺酌先生起朗吟采石弔謫仙詩人徒悲異代
君已厭同時余穆然追賞遠矣君家郎中于巫山
政得五言數韻餘悉剗却采石當余戶牖近頗思
輯吊李詩着此一韻以校餘人都覺知不逮白遠

矣因發比來諸什讀盡帙私與興象結契篇篇十
字謫仙樓也更欲爲推語則想百年來詩家之變
可知也唐人爲此蓋有異體而無勝言後世所爲
差代當時固與相忘或一二謗傷則已羣兒愚之
而今百年中顧以動反爲勝變於所變與變於所
復動反之具體可十一乎而時夜輸攻先有其言
矣身所輸攻旋亦坦腹而受後世之彼是何如哉
雕刻誰料纖毫自矜杜陵此語獨念時爲欲涕不
揣亡如微先生潛夫不敢言結髮事然度終無能
以管臆推先生與當年望幟而口舌漢趙也行謁
諸潛夫意母曰三人占則從二人先生其以一日
爲後世也奚疑

李元鎮檀欒草序

文士極意所命攻一言之合時蓋窅然不知所遇也而文情若自遇之于凡世間物象各就其所近悉能用我以為寄而當世興象同寄之士不論道里遼渺亦殆有物焉交作之而如期乍得之而如故以為是文之能為乎非文之能為乎今辰之役余與元鎮偕出涇陽老師門則因發示諸所成揣摩編咄咄汝南生選不盡義也余為終數十過其沉湛精瑩之致令浮筋駑肉頓起而巧意所匠更

於格力微顯外運有天機此爲鑒材博而遊神遠
矣比益昵就焉竊請其覆則自諸體大篇而外以
雜及於古今圖繪金石之事果閱覽博物君子也
此際一往深於以文生者而疇其知之余雖雅奉
不及顧摩娑自娛嗜好頗不浸異元鎮則又謬引
焉而以爲交得當也先是余里有老丹青客汝南
曾介余姓字于元鎮歸而轉介于余茲師門互通
軒然往語一奇也誰令交作之乃以成故君家端
叔與眉山諸聞人集西園得伯時爲圖而勝此輩
手可化工化工還如有期之兩子應求已自有物
無心得合處處生情凡人所能爲文也不能爲情
不能爲情取世資而腐者是也惟此文情靈變收
攝故不可以昵其所至余旣以之得元鎮而且欲
以齊天下之眼也

程凝之詩序

黃山郝子荆孤清士也語不肯借人而獨向余舉
凝之不置余舟過淮問凝之僑寓爲三日歡凝之
體制雖高爽通達然性孝友陰重無儻蕩交居常
歎束髮讀書試國子不得帖括利攄經世想乃溷
跡淮海從人以什一呼我我自退扁重樓百城書
史日夜務課一詩我磨書詩書詩磨我邪此其志
烈固未易以語人以故爲詩無幽思之患而有其
要渺無逃絕之跡而有其沉冥寧境自生句毋先

料句以待境寧。創而境終在母句似而境不可尋當其合處情事入微金石依永卽其險處雖自爲凝之之詩要未嘗非詩人之詩古人命不配文如君山之雲敬通之穴徒亦消耗自傷而已凝之獨矢胸中不搔首問天而惟鑽厲於羣書惟取羣書而鑽厲於近古五七言之句又入奉慈訓外奉畏友收神歛相斷棄諸誕經怪牒類唐荒放之句而約其精于要渺沉冥是其志烈誠未易以語人亦何由窺而定之邪借以凝之才少工時人詩無慮不塗膏醉墨人之志槩不可以同類喻猶之古今詩品不可以一家量也余間舉杜陵句雕刻夫誰料纖毫欲自矜凝之曰此語着我心可泣賈闓仙詩在唐人中取境自苦何如者而李洞孫鳳鑄像繪圖至於頂佛號尸祝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評者乃以後世楊子雲爲况邪若夫子荆則已交臂得之矣

王巢父詩序

巢父自少稱詩近代壇坫諸公皆聞服高問好遠遊杖馬箠橫歷九塞邊將慕說詩者所至爲賜與名因其馬嘿畫諸口隘險扼雅思著於篇佐縣官而主爵則實欲得之叅闔軍巢父顧非其屑去爲遊益廣爲詩益自得吞吐山川艱難變怪而出之春容大雅稱事量情嘗欲具咫尺萬里意而又不肯以易見迫得爲能遠則唐初近則弘正嘉隆復古名家匠材淵源斷從所好異時一二動反者游

士爭効之枵腹膨脝作活寧有終日計巢父愈非
所屑卽遊更得落落終不爲苟同余初耳巢父未
挹其人會守官倉曹過御河北橋上雪晴冰溢便
下輿散步作江南想旁一人挽騎目余若低徊不
捨者後觴侯家坐中客固挽騎人也問知爲巢父
大笑有此一段相見正不在早唐人洛堤上聽咏
廣川如神仙與天津橋吟春遊詩嘆少年難及要
從執政企羨耳余時爲糠粃吏巢父見所見不去
似不當與唐人同類而語旣見巢父客諸豪貴奉
之不啻婁君卿他客倚五侯如蠅巢父隨到卽厭
而去末由疎親之別八年從杭蹴躡來視余攜謝
閣上酒酣慷慨生平載爲歌詩挾泣下嘆無知己
死處嗟乎巢父固虞仲翔太史子義一流人其不
爲苟同何止稱詩一道邪

盧原父秋聲序

余友韓孟郁罷博士師客金陵時涼風動念余枯
卧溪上書來推所善盧原父起余歡案有石公居
士詩印原父心醉余亦念石公卧江上如余枯復
解所推推之原父遂榻石公歡視余因哀八九月
中往來所得詩篇自題曰秋聲蓋原父詩蚤行卽
已吹律咸池顧諸游士時方別有尊嚮而乞殘膏
索一唱喁不可得故其贈余詩有客雲杜思御李
之句獨寄意十年前也今試舉尊嚮者寧有膏足

乞否而石公與余不慧暨原父野鶴陰鳴似不可
廢此詩家霜降水落之一候也唐中山相國劉賓
客皆賦秋聲矣尚艷稱平六符施九流發鞞鷹之
歎乃若五百里吳江上下比鄰風雨不晦坐見搖
落變衰中道改路而終素對於天氣高清真原父甘
從蕭瑟中用一葦溯洄而聲之則又朋友中霜降
水落之一候也有真歡乃能爲真傷非真友道不
成真詩家余繹歐陽氏云秋商傷也西方之音也
易之言得朋也詩美西歸曰懷之好音微原父有

懷其誰與歸

崔鶴蒼塊魚草序

能言之士非以其言爲體而以其人爲體天下無
學體而強工之言有不工而成體之人一堂之上
座客滿焉試爲之或嘿或語或徐起或更端緒出
以發其才辯之蘊嚴整者必簡確開揚者必洞爽
意色憤憤則語必不可了槩其不齊而合之卽終
身之所接聽無或謬者故曰言以足志志其人之
謂也今之言而成詩者特人而韻者耳不惟其人
之有而日以生吞活剝爲事曰襲之可厭已乃復

羣而傲之尊眼前口頭爲聖諦雜取野俚以押一
二險韻曰吾斯之爲創自家也卽白蘇二公主人
散朗威儀高在百尺上而欲摘瓜門戶乎若人人
趨此亦人人以自家襲也惡言工蓋創體而工者
三百篇後莫如騷矣屈正則惟其幽愁離思盡從
古宗臣號泣呼闈之變心聲中忽不知所開之要
渺而後之學而踵者顧失之又如古遊仙詩亦莫
過太白落語翩然有馭風騎炁之意太白高放世
外人固當獨步若論其早受寵遇晚去江湖亦空
一篇三致意而何以不爲騷假易正則而歷覽九
州亦荒于駕虬乘鷲以大放希有之詞爲恣已愉
快也者寃亦安所定之而無如其至性所根通身
通口兩固可不必兼兩固不能兼也忠臣才士誠
殊其人但就厥體中各成其專至還如其人無或
謬者余社長鶴蒼崔公淹緯羣書心手自喻以爲
他文隨其典贍中莽莽曲折皆成快截經國之事
已無所遜乃其賦性直方而斷決意所不可固不
能毀而作緣而寧退處於孤違淡寂之間起家大

行十四年僅服一考其餘履絢之跡則深山幽宇
 半狎採樵公私之議但以此為蕭遠為清適不可
 得而親疎而自余結託肝膈則以為君之直方斷
 決是其本色而蕭遠清適正本色深驚之境世人
 之號百鍊者有不繞指乎乃欲劖我而不受而不
 能爭我於不爭以不爭為不受安往而不得我之
 孤行自此神益淵益啓氣益正益弘無邊與象爛
 熳充盈蚤已不覺抑之而沉著揚之而雄奇亡論
 向者之淹緯備所取材而此下之領識發攄第稍

稍約在五七字中取對仗成韻位置已遠矣今讀
 塊魚草古今諸體春容警絕踞有唐初盛上首不
 具侈而沉雄揚抑之致大力克舉之宛如其專毅
 一往之品舉夫襲與創者蒙頭鬚斷之工力當之
 未有不却面反走者余之厭襲與眾同而未嘗不
 厭以貌似之創豔為羣諾今試讀茲集應能名其
 所至而不求至於人之所過彼野俚則已下矣即
 流美抑揚營少陵之新豐亦豈能如其成體而自
 工者乎君寓書余云吾詩草先得數編遲子為識

數語毋譽言譽至必裂之夫無譽則必有規有規則必將更其爲人而別學一先生也如君之人可更乎則其詩可規乎而欲余爲違心之無譽可得乎

畢疑耀橫槩篇序

詩家有幽渺一路志在孤遂而已以視沉雄震世之概未有信其一致者也余友畢疑耀居黃山課玄自喜忽感寓內多故趨庭請東郊先生指願棄終生繻先生曰吾持節行天下見我罔孔棘慨然想臨菑習弩博昌習船漢人家庭有相與請行者終不以膚脆骨柔聽爾作江東梁氏子弟矣疑耀則杖策之衡門幕府閱月還都門過余邸出前所爲橫槩篇如遊山詩意至無近懷境生多遠度如

懷人詩景寂賞誰同時違感所獨其他命體連篇
皆兼文人隱人孤往之趣風雲投筆不且物色非
倫乎魏武父子割據事不足言若論上馬握槊下
馬握管此位不得不遜渠獨霸而至士隱者貧勇
俠輕非心常歎怨等語乃知其沉雄氣韻本色固
在隱鬱幽渺中矣疑耀放而震之一指隄糜具足
盾上揮斥毋論梁氏子弟卽賦詩退虜豈令古今
真文士坦腹受嘲不直得一雪邪

題袁公寥道山放言

夫志之所至言以足之而樂亦至焉言非才不足
也志非生不樂也世事無一不有司存獨不司其
意豈復知言其司而世事亦隨之矣古之名宿當
先之惠生而能有眼明自不難手疾能逆來自不
難數往而古今驅役惟其言之所足無才心而若
才語卽語亦不知所至而其爲樂于志奚以喻之
今秋吾公寥扁舟來問廬居談盡日向夜發笈出
近撰數卷余讀其地志兵志及儒戲等篇援詞切

目無隻字無來歷而筆與章相行率攝胎古子氏
古無此子也余謂公寥卽天子曠逸淹緯遂初顧
其年幾何于朝家事有所司不司其意者何以偏
能指掌抱瞿瞿于薪火抑其時殆非言無刺邪夫
刺而誠著未聞限于時之蚤又何限于年之蚤所
限者獨生而非志耳陸敬輿之五術四賦定在宏
辭未第政絕少賈生議令諸老先生不能言而廷
尉固用少薦當先之惠生而能有非與公寥惟其
有之而語不自知所至乃託曰放言凡讀古人書

觀時人事其應心處相遠何啻千里同以口讀書
而其下一輩自來之材匠運胎骨惟我同以目擊
事而其下一點自然之照料開孔竅惟我以自然
之照料行自來之材匠心之所應不暢不止而樂
亦至如其言之足志而樂亦至也卽人易我爲放
不辭我安知而忌之漢孝文何時卽言亦何至哭
涕使退而論次之後世誰相知烏乎不放且庭哭
不亦放哉彼小致孤懷而角綺人則已餘矣簡文
以容與自憺之士不習山川形勢風俗疾苦而足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
四
訾粟斯動以義軒來一人自處爲嘆今之策足者
頗亦類是公寥才之所本與志之所至不問相謀
而或曰放焉余未敢深發其意獨其識妙賈陸而
援詞切目體有千百古人掩兩君子所未備于此
代何以生此人敬問諸天意

頌帝三集序

臨摹文字廢心用手廢手而用人之手而才慧之
士始以胸臆高之蓋近代雅尚復古諸公所爲一
變於目前已夫胸臆亦何可奪也然有校焉胸臆
以命是物也天地間寧有率易數語道盡之物物
之不盡乃奪前人曰吾語自盡意欲相高不覺已
趨其流已夫是物中之義類之變化有層疊數之
而不得窮抒臆而抽之尚恐用之不盡者而謂率
易道破此秘疑未夢見間以謂必有人焉崛起而

發之而吾玉受乃起玉受博極古人書不寧涉獵
 手草疏傳斷例殆相半焉又盡創獲也此直以我
 轉書者寓而為他文文悉隨我轉天開嶽立中忽
 復往反曲折要令讀者所見各厭其志嘗試于奇
 快叫絕處按之此下當無覆矣而一逕突啓超忽
 意表然此逕固是此中應有特人未過究竟亦不
 應驚咋也若夫曲折盡矣方以為逢幽逢生則又
 時時四闢通連還如故逕相旋更令人承接時若
 自失若自得而終不測其所際則意恐充盈爛熳

數寶殆盡不知是物之秘重重關鑰數當此時盡
 發如今楚越中大山鈔呀窈窕前朝滅沒榛莽
 者入我明乍闢絕勝乃更無古顧文家不忤其未
 過而驚曰此別一格夫是物惟行其了然解不知
 所迎而手因不知所至格遂成焉唐宋諸大家由
 此自命曾何定之有或曰玉受得力性宗為文第
 是一派禪機昔人論人物謂儒門淡薄釋家收拾
 得去當今秣林淡薄辯才廣長亦似釋家收去玉
 受起而以妙明攝物變之底蘊用彼廣長還我述

作林中解迎手至鼎鼎諸大家又何定之有益其所爲頌帝諸集亡論已卽此集累之而三維時分權蕪關尚以蘇商困日輒行江上驗放以十數還卽爲文占授江左小史書不能給而其間清齋對客諧唱唄誦復不相奪有難於王文肅公之艷弁州者計率易了之亦何如瞠乎不敏况於蘊發而變盡有能性宗轉應大放如是寧復別有資才惟此爲資才惟此爲不與人共胸臆又進此者舉臨摹率易俱在勝奪之外則天以其秘授之非人力也往矣行世正富孰擬崦嵫遙間間代人應作何觀則請僭曰作者復起不易吾言

端淑卿綠窓續集序

古今詩家雖取材不同然什九得之流連杯酒慷慨悲壯或關河山塞或古郡望地名寺皆所以佐其驅使而助其氣色至于婦人稱詩其卽事不過兀然一室身所不到意象不交皆無取也古婦人詩如草蟲采綠但取性情卽眼前亦自千古然當時所爲章句已遞降而爲今五七韻言一等性情增出如許聲格如許工力故雖慧而有聞者但能于堆金麗粉中別作小致苟校其工力一軌于正

此則形管家之湯池鐵城幾無入手矣余鄉端叔卿生有異質自免媵帶時卽從父兄楮墨爲才語長而適芮與芮勤操作而以其間習所好益駸駸焉然淑卿婉婉靜正于詞章非必刻畫之也其所居濱湖或春秋寧父母往來烟波滉漾中直此稍稍一點詩筆此外篇什雖衆便惟其姑與其內外婦職事絕不及一艷長語以此得其志操卽得其詩之氣骨矣從來男子詩病躁而無色女子詩病弱而無骨失不盡在學問爲是天分有限淑卿以詩之律自律其才情語有方出有故于氣骨難摹處而第寫其靜正固已饒兼之彼兩漢紹述新室贅麗語亦但差有骨耳然已足爲婦人登壇矣今發淑卿集中高處視之豈不什百邪淑卿今且老髮鬢鬢覆額而蚤夜陳書讀益不倦然則以其生平婦德合其通博抑漢崔母宋宣文之流歟而徒以淑真易安輩求之淺淺耳淑卿先有集名綠窓更續成帙余友人唐子六洋其內戚也復板行之出以示余余不揣間嘗謂覓索遺藁于前代與他

郡不如先取諸鄉又每恨余鄉先輩頗不好事不
肯以青廂壽梓而至于婦人文事則近惟士齋振
響然欲舉其全而已失矣今幸淑卿茲集出不揣
與六洋勉之庶幾廣傳不朽使海內知時賢雖盡
尚有謝家夫人作老靈光也

